



 HarperCollinsPublishers
哈珀·柯林斯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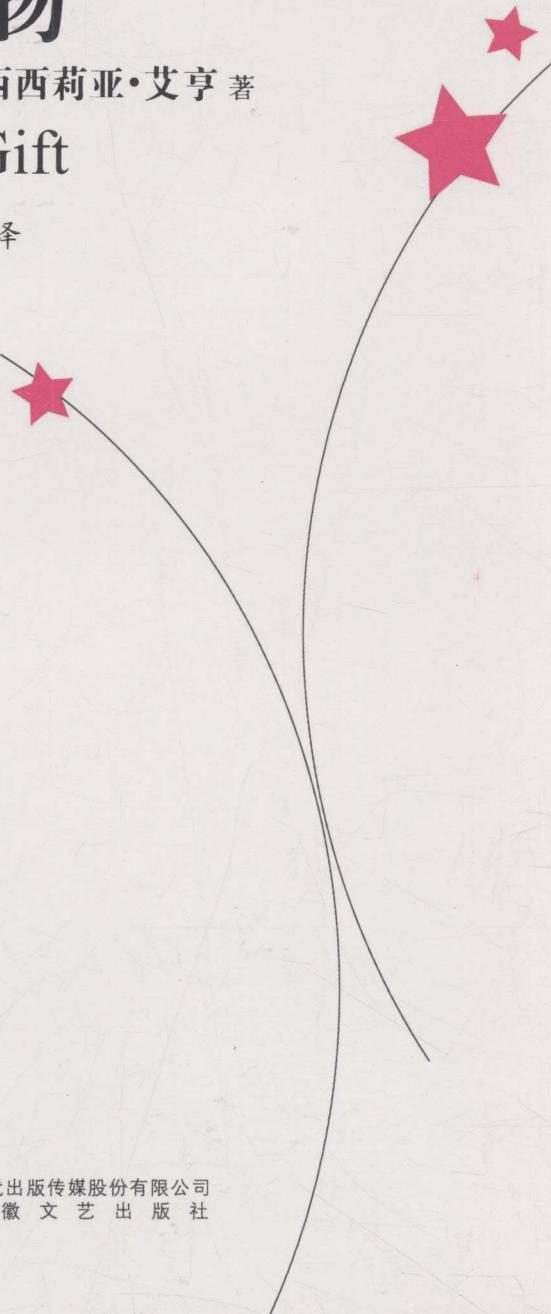
爱尔兰畅销女作家西西莉亚·艾亨温情小说系列

礼物

【爱尔兰】西西莉亚·艾亨 著

The Gift

杨菁菁 译



 APO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爱尔兰畅销女作家

西西莉亚·艾亨温情小说系列

礼物

【爱尔兰】西西莉亚·艾亨 著

The Gift

杨菁菁 译

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礼物 / (爱尔兰)西西莉亚·艾亨(Cecelia Ahern)著;杨菁菁译.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1.8

书名原文: The Gift

ISBN 978-7-5396-3743-3

I. ①礼… II. ①西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爱尔兰 - 现代 IV. ①I56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03904 号

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:1210784

Copyright: © 2008 By Cecelia Ahern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

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 Anhui Literature&Ar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总策划:王亚非

执行策划:包云鳩

总统筹:朱寒冬 刘冬梅

责任编辑:岑杰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1)5714687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2.5 字数: 200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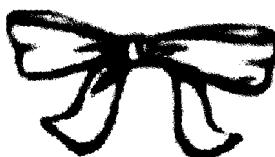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 权 所 有, 侵 权 必 究

礼 物



如果让你许愿,今年圣诞节你希望得到什么礼物?

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<i>Chapter 01</i> | 有秘密的一群人 |
| 004 | <i>Chapter 02</i> | 似笑非笑的清晨 |
| 008 | <i>Chapter 03</i> | 扔火鸡的男孩 1 |
| 013 | <i>Chapter 04</i> | 看鞋的乞讨者 |
| 021 | <i>Chapter 05</i> | 第十三楼 |
| 031 | <i>Chapter 06</i> | 秘密交易 |
| 034 | <i>Chapter 07</i> | 镜中倒影 |
| 043 | <i>Chapter 08</i> | 小布丁和馅饼 |
| 052 | <i>Chapter 09</i> | 扔火鸡的男孩 2 |
| 054 | <i>Chapter 10</i> | 清晨过后 |
| 067 | <i>Chapter 11</i> | 杂技师 |
| 075 | <i>Chapter 12</i> | 快车道 |
| 078 | <i>Chapter 13</i> | 扔火鸡的男孩 3 |
| 080 | <i>Chapter 14</i> | 在家真好 |
| 087 | <i>Chapter 15</i> | 警钟响起 |
| 094 | <i>Chapter 16</i> | 深夜的电梯事故 |
| 102 | <i>Chapter 17</i> | 理所当然 |
| 110 | <i>Chapter 18</i> | 当卢遇见卢 |
| 119 | <i>Chapter 19</i> | 扔火鸡的男孩 4 |
| 121 | <i>Chapter 20</i> | 风云人物 |
| 132 | <i>Chapter 21</i> | ……的季节 |
| 141 | <i>Chapter 22</i> | 惊 喜！ |
| 147 | <i>Chapter 23</i> | 追赶的灵魂 |
| 155 | <i>Chapter 24</i> | 完美的一天 |
| 168 | <i>Chapter 25</i> | 一只鼠标引出的故事 |
| 172 | <i>Chapter 26</i> | 平安夜 |
| 183 | <i>Chapter 27</i> | 为了逝去的时光 |
| 189 | <i>Chapter 28</i> | 扔火鸡的男孩 5 |

Chapter 01 有秘密的一群人

如果你在圣诞节清晨漫步在某个被装饰成糖果盒般的住宅区，你一定会定睛注视那些美轮美奂的房子，它们散发出的光芒几乎可以与圣诞树下的精美礼物媲美。屋里的人热切期待着打开礼物的包装纸，而屋外的人则想透过窗帘缝一窥屋里详情。在外面的世界，每年只有在这个清晨才有一种祥和却又带有几分诡异的静谧，家家户户的房子如同彩色玩偶士兵般肩并肩地伫立着，忠实地保护着、包容着进进出出的人们。

圣诞节清晨的房间是盛满秘密的宝箱。门上的花环仿佛是轻放在唇上的食指，低垂的百叶窗则如同微闭的眼帘。在某个你无法预期的时刻，在落下的百叶窗与帘幕之后，会燃起暖暖的光，然后延伸出细微的、令人无法察觉的触角。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和河床下的金子，那光芒在清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地散发。当银河渐渐褪色，一间间房、一栋栋楼、一条条街就开始慢慢苏醒。

安详清冷的气氛包裹着圣诞节的早晨。空荡荡的街道并不会令人恐惧，倒有相反的感觉。这是一幅充满安全感的图画，即使不时寒风阵阵，也依然让人满心温暖。每年的这一天就是应该待在家里，不管理由是什么。屋外阴冷严寒，但屋里却溢满了拆礼物的欢声笑语和彩色的包装纸、丝带。圣诞颂歌与肉桂的香气混合着狂欢的骚动在空气中游走，每一家都充斥着惊喜的尖叫和感恩的拥抱。这样的圣诞节只属于待在家里的人，与那些头顶无片瓦遮雨的流浪者无关。

街道上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人影儿，在匆忙地往家里赶。一辆辆轿车满载着礼物停在各户门前，欢快的问候在大门打开的一瞬间夹着暖流扑面

而来，引诱着外头的人们赶紧走进屋去。虽然那时你和他们一起呼吸着节日的空气，但你只是一个收到邀请的陌生人。当你的脚跨过门槛时，你心中会有一个声音默念着“这儿不属于我”。在这漂亮的住宅区里，游荡着一个孤单的灵魂。这个灵魂已经锁定了 24 号门，酝酿着一场揭开秘密的战争。

24 号房里到底住着怎样的人？这个问题并不重要。窗外的防水板引起了一个十个月大婴儿的困惑，他撅着嘴，伸出胖嘟嘟的小手不解地触摸着板子的反光面。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，手捧着精美的礼盒蹦蹦跳跳，小小的身躯都包裹在快乐的光晕中，如同泡在泥浆中自得其乐的河马（这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）。在另一边，年轻的男孩将一条耀眼的钻石项链轻轻地围在女孩的颈项上，女孩喘息着抚住胸口，带着满是惊喜却又难以置信的眼神不停地摇着头，仿佛自己就是黑白老电影中的女主角。

在我们的故事里，这些人、这些事都不重要。但对于那个站在 24 号房花园前的人来说，却是意义非凡。这个 14 岁的少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客厅的窗帘，心中似乎插着一把锋利的匕首般剧痛。虽然他无法透过窗帘看到屋里的详情，但是母亲的啜泣已经足够让他明白一切。

于是，他将双臂高举过头顶，用尽全身力气将手里的东西狠狠砸了出去，然后退后一步，带着报复的快感欣赏着那只十五磅重的冷冻火鸡飞向 24 号房并破窗而入。随着刺耳的玻璃破碎声，火鸡裹着窗帘重重地落在实木地板上，内脏跌落一地，最后打着旋停在了圣诞树下。这是他送给他们的圣诞大礼。

人和房子一样，都装载着各种秘密。有时，秘密藏在人们心里；有时，人们住在秘密之中。他们用双手紧紧环抱秘密，用语言精心修饰秘密。但真相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露出来。秘密在人们的心中蠕动、盘旋，寻找出口，当谎言的包装被戳破时，它就会跌跌撞撞地暴露在人前。真相和时间总是相伴相生。

这是一个关于人、秘密和时间的故事。这些人藏身在层层掩护之后，直到那个揭开秘密的人来到，拆开伪装，挖掘出他们的真心。有时，你需要通

过别人看清真正的自己；有时，你需要透过层层伪装找到真相。

在这个故事里，主人公寻找着这群人的秘密，在揭开真相的同时也被人挖掘着自己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角落。一切都是迟早的事。



Chapter 02 似笑非笑的清晨

在拥挤的厨房里，拉斐尔·奥瑞利队长有条不紊地挪动着身躯，脑子里还一遍遍浮现着早晨的事情。拉斐尔·奥瑞利队长人称拉菲，已经 59 岁的他还有一年就要光荣退休了。在今天早晨之前，他从未想过会有一件事如此震撼，如同一记过肩摔令他仰面朝天重重地落在地上，他为之坚持五十九年且从未动摇过的信念，也随之粉碎、散落，每走一步，他似乎都听到靴子踩在信仰的碎片上，吱吱作响。

他往马克杯里舀了两勺速溶咖啡。这个纽约警车形状的马克杯是他的圣诞礼物，从纽约警局的一个男孩那儿得到的。他看着这杯子，觉得既恼火又安慰。将杯子紧紧地握在手中，他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收到父母送的玩具车的那个圣诞节。他一直视那辆玩具车若珍宝，直到有一天被他遗失在室外，经过一夜雨水的冲刷后变得锈迹斑斑。现在，他手中握着汽车形状的马克杯，沿着桌面缓缓推动，似乎变成了一个正在摆弄玩具车的小男孩，如果边上有人，一定会看到他来回推着杯子，险些将咖啡洒在台面上。

做完这些小动作，他环顾茶水间，四下无人，于是往咖啡里又加了半勺糖。他轻咳一声，想掩饰茶匙碰撞杯沿的脆响。已经加了两勺糖，但他似乎仍嫌不够，于是再次伸手拿起糖包。

“先生，放下武器。”走廊里传来一个威严的女声。

拉菲吓了一大跳，茶匙中的糖被他撒得满桌都是。现在，咖啡确实是够甜了。

“拉菲，被我当场抓获了吧。”他的同事杰西卡·拉比特走到茶桌前，夺走了他手里的勺子。

她从橱柜里拿出一只杯子——时髦的杰西卡·拉比特式马克杯，克里斯·克林格曾这样赞美过——放在桌子上。他俩的杯子紧挨着，杯身上印着的杰西卡的丰胸正好蹭着他的“警车”。拉菲暗想，他要是这只马克杯该有多好。

“给我也来一杯。”她的话打断了拉菲的臆想。

“你应该说‘请给我也来一杯’。”拉菲纠正道。

“请给我也来一杯。”她瞪大双眼，模仿拉菲的语调说。杰西卡是一名新进警员，才来半年。拉菲对这个芳龄二十六、五英尺四英寸高、身材可与运动员媲美的女人一直青睐有加，因为不论接手何种工作，她总是那么充满热忱与活力。他还感到，在清一色男人的警队里，杰西卡·拉比特的出现如同一缕清风，缓和了警队里过分强烈的阳刚之气。很多同事都这么认为，但拉菲并不完全这么想，因为他把杰西卡·拉比特看做是一个自己梦想中失散多年的女儿。看到杰西卡清理桌面上的砂糖，他回过神来。

在她活力四射的外表之下，她那深棕色的杏眼似乎还隐藏了些别的什么秘密。如同埋藏在新鲜土层底部的、渐渐腐坏的种子，她偶尔流露出不可捉摸的眼神，令拉菲不愿多想。但他知道，不管那是什么秘密，都会令史上最英明的人性情大变。

“半勺糖还甜不死我。”他尝了口咖啡，阴阳怪气地说，再加一勺就正好了。

“如果上礼拜推走那辆保时捷的时候你受不了的话，那半勺糖也会让你受不了。你还想让自己再发一次心脏病吗？”

拉菲的脸红了。“我只是心脏有点杂音而已，杰西卡·拉比特，我根本就没事，你就不能小声点儿吗？”他嘘了一声。

“你应该歇歇了。”她声音果然小了很多。

“医生说，我身子板硬朗着呢。”

“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个医生真该好好检查下他自己的脑子。你的身体根本就不是那么好。”

“你只不过才和我认识六个月而已。”他抱怨着把马克杯递给她。



“可是对我来说已经够久了，”她撅着嘴，“好吧，那给你红糖、健康点。”说着将茶匙伸进包中，带着罪恶感舀了满满一勺倒进咖啡里。

“红糖、红米饭，这也红那也红，我想起了电影里的场景。”

“我打赌你一定也记得低头看得见自己脚尖的时候。”她紧接着说。

为了快点儿让咖啡里的糖完全溶化，她快速用力地搅着咖啡，杯子里形成了一个棕色的小小旋涡。拉菲暗想，如果自己跳进那只杯子里，不知会发生什么。

“如果你因为喝这个出了什么事，那可别怪我哦。”她把杯子递给他。

“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会阴魂不散地缠着你直到你死的那天。”

她嘴角上扬露出一个微笑，但笑意还未来得及从她眼中传出，就消失在嘴边。

他看到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门随着咖啡的蒸汽消散而渐渐合拢了。是的，这是个该死的早晨。一个似笑非笑的早晨，也许这么说更加确切。他有些不知如何表达。

拉菲递给杰西卡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——她中意无糖的黑咖啡——他们靠在桌面上，面对着面，吹着杯中的咖啡，虽然脚踩在地板上，但心却如在云端。

他仔细端详着杰西卡·拉比特，她双手握着杯子专注地盯着她的咖啡，就像在看一个通灵的水晶球一般。而拉菲是多么希望她手中的是水晶球而不是咖啡啊；他又是多么希望他们拥有超能力，可以避免目睹过的种种灾难。杰西卡·拉比特脸色苍白，眼圈红红的，像是没睡好。

“嗯，是不是起得太早了？”

那对明眸忽闪了一下，但立刻暗淡下去。她点点头，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。他本可以说破她眼神的变化，但她仿佛带着轻蔑又啜了一口，站直了身子。

“我当班的第一个圣诞节，就是陪着队长下棋。”

她终于开口了：“你真幸运。”

“是哦，”他点点头，想起过去，“在那时候没那么想，我希望多做些事。”

四十年后，他得到了向往的一切，现在却又希望回到过去。归还礼物，清零岁月。

“你赢了吗？”

他有些恍惚：“赢了什么？”

“那盘棋。”

“没有，”他笑了，“我让队长赢了。”

她皱起鼻子。“你不会看到我让你赢的。”

“我绝对相信这一点。”

手中的热饮已经不那么烫了，于是拉菲终于喝了一口。但他随即做出被咖啡烫个半死又呛到的窘样。不过他明白，就算自己这么努力逗趣，还是很难令气氛活跃起来。

杰西卡·拉比特只是抬了下眉毛，就继续喝她的咖啡了。

他干笑几声，接着又是沉默。

“你没事的。”她很放心。

她又点点头，简短地说：“没错。你叫了玛丽吗？”

他点头，站直了。“她和姐姐在一起。”这是个圣诞节应景的谎话，一个善意的谎言。“你叫了谁？”

她点点头，移开目光，不再与他对视。“你，呃……你告诉她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那你会告诉她吗？”

他凝视远方：“我不知道。你会告诉别人吗？”

她耸耸肩，和往常一样难以捉摸。她朝大厅示意了一下：“那个砸火鸡的男孩还等在那儿呢！”拉菲叹气道：“真是浪费时间！”他也许这辈子都搞不清怎么回事。“他应该知道怎么做。”

杰西卡·拉比特顿了一下，然后又喝了口咖啡，接着用那双黑色的杏仁形眼睛凝视着拉菲。她的声音如此坚定，令拉菲完全不疑有他。

“告诉他，”她坚决地说，“就算我们这辈子不告诉任何人，至少也要告诉他。”



Chapter 03 扔火鸡的男孩1

拉菲走进审讯室，这儿就如同他家的客厅般亲切，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威胁性的信号。虽然他有六英尺二英寸高，但在这样的空间内，他依然感到自己高度不够。和平时一样，他低着头沉思，紧锁的眉毛下是细小的双眼。他的背有些驼，如同凸起的贝壳，而他的啤酒肚则是另一枚大号贝壳。他一只手拿着一只保丽龙杯，另一只手则握着那杯喝了一半咖啡的警车形咖啡杯。

那个男孩瞟了一眼拉菲手中的杯子。

“真酷！”

“把火鸡丢进别人屋里也很酷。”男孩得意地咧嘴一笑。“你为什么这样做？”

“那是我爸的房子。”

“我想这不应该是你父亲收到的圣诞礼物。你对这只火鸡有什么想法？”

他轻松地耸耸肩。“我妈妈叫我从冰柜里把它拿出来。”他以充满爱的口吻回答。

“那这只火鸡是怎样从你家的冰柜里来到你爸爸家的地板上的？”

“我扛着它过来的，然后它飞出去，落在地板上休息了。”他又坏笑了。

“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晚餐？”

“3点钟。”

“我是指那一天。解冻五磅重的火鸡起码就需要二十个小时，而你那只火鸡足有十五磅重……如果你那天想吃，那么应该提前三天将它拿出冰柜解冻。”

“随你怎么想,料理王。”他看拉菲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疯子,“如果我把它肚子里塞满香蕉,是不是不那么麻烦?”

“我说这些话的原因是,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里把它从冰柜拿出来,它就不会硬得砸穿窗玻璃了。你的话听起来是有计划地做这件事。还有,香蕉不行,火鸡加香蕉绝不是好搭配!”

“我不是有计划的!”他尖叫道,这才像是他这个年纪孩子的口气。

拉菲边喝咖啡,边打量着这位少年。

男孩皱皱鼻子,看着咖啡说:“我不喝咖啡。”

“好吧。”拉菲拿起保丽龙杯,倒出里面的液体,“还是热的,不错。那么现在就说说今天早晨的事情吧。孩子,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?”

“如果你是住在那座被火鸡砸破窗户的房子里的浑蛋胖子,那我就是你的孩子。现在是在干吗?心理辅导还是审讯罪犯?你要起诉我吗?”

“我们在等待你父亲的回复,看他是否决定提出起诉。”

“他不会的。”男孩睁大双眼,“他不能那么做,我还不满 16 周岁。所以,如果你现在放了我,就不会浪费你的宝贵时间了。”

“你已经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了。”“现在是圣诞节,我很奇怪你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待着,”男孩瞅了一眼拉菲凸起的腹部,“怎么着都比不停地吃甜甜圈好吧!”

“你会被吓着的。”“谁怕谁啊!”

“有个神经病小孩今天早晨用一只大火鸡砸破了一户人家的窗户。”

他翻了个白眼,目光扫过墙上滴答作响的挂钟。“我的父母在哪里?”

“在清理他们家油腻腻的地板。”

“那不是我的父母。”他蔑视地呸了一声,“至少,那个女人不是我妈。如果她和那个男人来这儿接我,我不会走的。”

“哦,我倒是很怀疑他们会来警局把你带走呢!”

拉菲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糖。他慢慢剥开糖纸,安静的屋里只听得见撕开包装纸时发出的细碎的沙沙声。“你有没有注意到,草莓味的总是糖果罐里最后一颗剩下的?”他微笑着把巧克力丢进嘴巴里。



“我打赌只要你在这儿，糖罐里就什么都不会剩下。”

“你爸爸和他的配偶……”

“请录下这句话，”砸火鸡的男孩突然打断拉菲，凑近录音机说，“那个女人是个妓女。”

“他们也许要来这儿提起上诉。”

“他们不会的。”他咽了下口水，眼中满是沮丧。

“他在考虑。”

“不，他不会的，”男孩说，“就算是，也是那个女人教唆的。那个臭娘子！”

“他起诉的原因更有可能是现在他家客厅里正飘着雪花。”

“在飘雪花？”他又变回了孩子，眼里充满着期待。

拉菲吮着巧克力糖。“有的人直接用牙齿咬，而我更喜欢慢慢含化了吃。”

“那你含这儿试试。”男孩指着自己的裤裆。

“你最好找你的男朋友做这件事。”

“我不是同性恋，”他有些惊恐地前倾身体，又变回了孩子模样，“啊，真棒，现在下雪了？让我出去看看，好吗？我只要在窗户边看一眼就可以了。”

拉菲吞下巧克力，用胳膊肘撑着桌面。他一字一顿地说：“窗户的碎玻璃砸落在十个月大的婴儿身上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男孩从椅子上跳起来咆哮着，但看上去有些不安。他坐回身，开始撕扯一小片指甲边的倒刺。

“火鸡砸进来的时候，孩子就站在圣诞树边，幸运的是他没被割伤。我说的是孩子，不是火鸡。火鸡的皮肤上有多处划伤。”

男孩表现得放心而又疑惑。

“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

“她在路上，就来了。”

“那个女孩，”他把手放在胸前比画着，“那个大胸脯的女孩两个小时之前就这么跟我说过了。还有，她的脸怎么了？你们俩难道有一腿？”

拉菲明白他说的是杰西卡·拉比特，这个没口德的孩子。

“也许你妈妈开车很慢，路面很滑。”

火鸡男孩似乎有点儿焦虑，继续撕着手指甲。

“那只火鸡太大了，”他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，握紧拳头，“我妈买了和爸爸以前在家时吃的一样大的火鸡。她以为他会回来。”

“你母亲认为你父亲会回来。”拉菲的口气不是询问，而是确认。

男孩点点头。“我从冰柜里拿出它的时候简直要疯了，实在是太大了！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“我不觉得冻火鸡会砸烂窗户，”他平静了许多，望着别处，“谁知道火鸡居然会把窗户玻璃砸得稀巴烂！”

他抬头用绝望的眼神看着拉菲。事态严重，但对于男孩的不幸，拉菲还是不得不挤出艰难的微笑。

“我只是想吓唬他们。我知道他们那时都在家里玩得正开心。”

“嗯，现在再也开心不起来了。”

男孩什么也没说，但明显比拉菲进屋时情绪低落很多。

“一只十五磅的火鸡，对于三个人来说未免太大了。”

“是啊，要我怎么说？我爸爸是个死胖子。”

拉菲感到他在浪费自己的时间。够了！他站起来准备离开。

“爸爸家每年都会来吃饭，”男孩让步了，对着拉菲叫道，他想挽留他，“但是他们今年决定不来了。我和我妈根本没法解决这只巨大的火鸡。”他摇着头重复着，放下虚张声势的伪装，他的语气变得软弱，“我妈什么时候来？”

拉菲耸耸肩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你知道错了她就会来。”

“可今天是圣诞节。”

“对你来说，圣诞节是很值得学习的一课。”

“小孩子才学那些。”

拉菲微笑不语。

“干吗？”男孩吐着口水。



“我今天就学习了一课，受了教训。”

“哦，我忘记补充了。”

拉菲走向门口。

“那你学到的是什么？”男孩很快地问。拉菲可以感到他语气中挽留的哀求。

他转过身，满心悲哀。

“狗屁教训。”

“你会发现多数教训都是狗屁。”

火鸡男孩趴在桌边，拉链帽衫软塌塌地趴在他肩膀上。他脸上长满了粉色的痘痘，眼睛像水晶般湛蓝、清澈。他只不过是个孩子。

拉菲叹了口气。如果他说出自己的故事，一定会被勒令提前荣休。于是，他拉出一张椅子坐下来。

“是你要我告诉你的。”拉菲说。